

第一章 家毀城破天人永隔

嘉正十三年夏，南齊白城。

唐瑛身著親衛服色，愁眉苦臉地蹲守在廊下藥爐前煎藥，蒲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搧著，滿腦子都是主帥唐堯的傷勢。

唐堯是她爹，並且還是個喪偶多年，親自拉扯她長大的爹。

她身後傳來踢踢踏踏的腳步聲，不一會兒便被個濃眉大眼的少年在肩上拍了一掌，「想什麼呢？」

少年低下頭，看到唐瑛臉上左一道右一道的黑灰，不由樂了，「妳這是要扮相好去唱大戲？」

來人是唐堯帳下俞萬清將軍的兒子俞安，自小與唐瑛一起長大，也算是青梅竹馬。唐瑛一個掃堂腿過去，俞安敏捷的跳了起來，「誒誒，不唱就不唱，幹麼動手啊？」這人在大帥面前乖巧懂事，離了大帥的眼就是個混世魔王，從小沒少整治他們這幫人。

「沒動手。」唐瑛兩條纖細的眉毛幾乎都要擰在一起，一張瑩白的臉蛋上寫滿了不耐煩，她扔了蒲扇，索性站了起來，煩躁的圍著藥爐轉了兩圈，「別理我。」俞安自小跟她一處混，知道她這臭脾氣，真要招惹了煩躁的她下場絕對很慘，作為手下敗將的他吃過無數次虧，這兩年也漸漸學乖了。

他斂了調笑的神情，「怎麼了？還在為大帥的傷勢發愁？」

「你懂什麼？」唐瑛拍不到他的腦袋，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掌，好像抖落了一身的煩惱，勉強笑出一排細白牙齒，「最近俞叔叔忙著打仗沒空管你，就有閒功夫到處溜達了？」

北夷圍城四十多天，城內糧食短缺，朝廷援軍遲遲不來，攻城之戰打了無數場，白城守軍十之六七都受了傷，再打下去遲早要守不住，更何況城內守軍只有兩萬多，而城外卻有三十萬大軍。

難道她穿越而來，就是為了死在冷兵器時代的邊城之戰？

比起心事重重的唐瑛，俞安還是個沒心沒肺的半大小子，況且他也不比唐瑛知道的軍情多，是以對眼前局面的危機感遠沒有唐瑛清晰。

他從背後變出一束芳香的野花，巴巴兒獻上，紅著臉為自己辯解，「我哪裏閒了？剛才本來準備去城防，在路邊的荒宅子裏看到一束野花。」

唐瑛瞪了他一眼，「你肯定是又翻別人家牆頭了吧？還什麼野花，指不定是人家院子裏種的花。」

俞安急了，「真不是！自從妳上次說過，沒妳在旁邊放風，讓我不要隨便翻人家牆頭，我就再也沒翻過了。」

兩人從小合作無間，出門做壞事都是唐瑛指揮放風，俞安行動，真要被大人們抓住了，唐瑛就用怯怯的眼神求助地看著俞安，俞安腦子一熱，就承擔了所有的責任，沒少被俞萬清按著打。

每當此時，唐瑛總會蹲在被打得哇哇亂叫的俞安面前，語重心長的叮囑他，「都說了讓你別淘氣，你非不聽，非要惹俞叔叔生氣，下次別這樣了好不好？」

俞萬清聞言打得更狠了，「小瑛都攔不住你！」

俞安對上唐瑛無辜的臉蛋，叫得更慘，只可惜他是個不長記性的，唐瑛的無數黑歷史一覺過後在他這裏就翻篇了，次日起床又覺得她是乖巧可人的小青梅，有好吃好喝的都要給她留一口。

唐瑛最喜歡他這一點了，卻還是忍不住逗他。「誰信？」

「真沒有，小瑛妳要相信我！」俞安跟在她身邊連連解釋，急得臉都漲紅了，「小瑛，妳說的話我都記得，我沒騙妳！」

唐俞兩家人都習慣了傻小子打小圍著唐瑛打轉，有意結親，唐堯與俞萬清前幾日在城頭禦敵之時戲言，「等這場仗打完，不如就把我家小瑛許給你家傻小子？」俞萬清揮刀砍飛一支斜裏射過來的箭，朗聲大笑，「承大帥吉言，到時候末將一定請媒婆上門！」

俞安聽到消息的時候差點高興瘋了，抱著俞萬清受傷的那隻胳膊一通搖晃，「爹你說的是真的？大帥真這麼說？」然後被疼得齙牙咧嘴的親爹一巴掌拍飛。過了這麼多天，他見到唐瑛還是覺得心裏發燙，盼著這場仗儘快打完，北夷人趕緊滾回老家去。

「小瑛，我真的沒騙妳……」

在少年唐僧一樣的反覆解釋之下，唐瑛面不改色的剉好了藥，放在托盤裏，連同那束野花一同端起來，笑著說了一句，「白長了這麼大個子。」

等她走出去老遠，俞安才噉了一嗓子，醒悟過來，「站住！小瑛妳給我站住！妳的意思是說我沒腦子嗎？妳妳……」

唐瑛回頭一笑，「你要打我啊？」

俞安傻笑，他打不過，也捨不得動手。

唐瑛嘴角帶著一抹笑意，重新抖擻精神踏進了守衛重重的前衙正堂，把藥碗送達主帥的書案，「大帥，藥熬好了。」

唐堯面前的書案上亂七八糟丟著許多東西，倏然被擺上一只冒著熱氣的藥碗，他皺皺眉頭，「拿開！」

可惜端藥的人壓根不怕他，再次提醒，「大帥，該喝藥了。」

唐堯沉浸在軍情裏的腦子終於略略轉移，移到了面前皺著眉頭，滿臉寫著不高興的小臉上，都不必她再重複，趕緊端起藥碗一飲而盡。

「我喝完了。」唐大帥討好的把喝得一滴不剩的藥碗遞過去，請求驗看。

十七年前他帶兵巡防，回來之時妻子難產大出血而亡，留下嗷嗷待哺，如幼貓一樣的小小女嬰，他在那皺巴巴的臉蛋上看到了亡妻的影子，聽著她細細的哭聲，幾無招架之力。

還好唐瑛從小到大都不愛哭，也從來沒有哭鬧著跟他要過娘親，自從蹣跚學步開始就喜歡纏著他，再大點甚至纏到了演武場。

他覺得有趣，便試探性的教她練功，沒想到小丫頭從不喊苦，咬牙堅持了下來，就連不少他手底下的武將們都要讚一句，「將門虎女！」

白城地處邊城，乃是南齊與北夷之間的最後一道防線，唐家歷代駐守，到了唐堯

這一代，叔伯兄弟們在一場大戰之後盡皆葬身沙場，其餘小輩則被嚇破膽子的唐家寡婦緊守在並州老宅裏教養，死活不肯讓孩子涉足戰事。

駐守北疆的只有唐堯這一脈，比起老宅子裏那幾個埋頭苦讀聖賢書的侄子，唐瑛的確當得起將門虎女的讚譽。

唐瑛接過藥碗放下，又繞到他身後去解他肩背上纏著的細布，「我看看傷口。」

有個非常貼心懂事乖巧的女兒是什麼體驗？

假如有人願意與唐堯就此討論一番，唐大帥一定會打破平日沉默寡言的習慣，滔滔不絕的講個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講完。

唐瑛從小照顧家裏的兩個男人，唐堯身為主帥，受傷的機率比較小一點，其兄唐珣從小就被丟進軍營裏磨煉，三天兩頭帶傷回家，讓她一個前世極少進醫院的人都練成了護理熟手。

她三兩下幫唐堯肩背上的傷口換好了藥，重新包紮。

唐堯穿好外袍，注視著正俐落收拾沾血細布的女兒，不由冒出一句話，「早知道爹爹就派人送妳回並州。」

唐瑛六七歲時曾跟著父兄回去祭祖，見識過族裏幾位姊妹們規行矩步、謹小慎微的模樣，隔房守寡的伯娘又極為嚴厲，對她爬樹上牆的行為極為不喜，當面斥她毫無女兒家的樣子，沒想到隔了這麼多年，父親居然舊事重提，焉知不是白城戰事危急，連他自己心中也沒個底。

「若是女兒去了並州，誰來照顧爹爹跟兄長？」唐瑛露出個乖巧貼心的笑容，寬慰老父親。

唐堯摸下了她的髮頂，滿面慚色，「……總之是父親對不住妳們母女。」

妻子難產而亡，女兒自小跟在他身邊，邊關風霜凜冽，吃了不少苦頭，如今還要飽受戰爭之苦，擔驚受怕。

「爹爹不必多想，咱們一家人，無論生死，總在一塊兒。」她輕柔說出這句話，倒好似在說一家人要出門郊遊踏青一般。

可唐堯卻從女兒堅定的眼神裏領會到了她的話中之意——她願與父兄共進退。

他一時百感交集，還未開口，便有人直闖了進來，笑嘻嘻道：「都多大的人了，還纏著父親撒嬌。」正是長子唐珣。

「要你管！」唐瑛扮個鬼臉，又過去扯著兄長坐下，「讓我看看傷口。」

父子倆前幾日先後在守城之時受了傷，但誰也閒不下來，依舊是連軸轉，唐瑛只能每日盡心照料父兄傷勢。

守城之戰激烈，唐堯身邊的親衛也有大半上了城牆禦敵，唐瑛原本兼職親衛，為了方便就近照顧親爹，現在卻一個頂仨，不但要替唐堯跑腿，到處傳令，連軍情、糧草、武器統計上報都由她整理，故而她比俞安更為瞭解戰事的嚴峻。

唐家世代駐守北疆一線，除了白城還有大小重鎮六七座，原本都屬唐家軍所轄，守軍足有十來萬，等於北境防線之上的重兵都握在唐堯手中。

但自去年秋天開始，京中調令一道道下來，除白城之外的唐家軍先後被以換防的名義調離北境，委派中路軍前來駐守，其次便是軍餉糧草兵械被無故拖延剋扣，

唐堯接連數道奏摺上報此事，卻都不見回音，漸有被朝廷架空之感。但他久在邊疆，多年未涉足政事，只能寄希望於皇帝陛下對世代忠良的唐家那一點點虛無縹緲的信任。

此次白城被困之初，不是沒有派人出城求援，但如今已一月有餘，卻遲遲不見援軍前來，凡此種種無不令唐堯心頭暗驚，卻不能露出端倪，以免動搖軍心。

唐珣此來，卻是自請出城夜襲。

白城被困日久，經唐堯與幾名大將商議，欲再遣一隊人馬突圍，向最近的駐軍救援，但救援的人馬須得派數隊兒郎掩護，消息傳開之後，軍中不少兒郎自請出城一戰，連唐珣也在其列。

誰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，唐堯僅此一子，望著兒子堅毅的面容，心頭萬般不捨，卻還是拍拍他的肩，叮囑道：「萬事小心！」

唐瑛默默送他到門口，鼻端泛酸，千言萬語哽在喉頭，唯有一句，「哥哥——」樣貌英武的唐珣回頭，像以往每次奔赴戰場之時，笑著說：「乖乖在家，等哥哥得勝歸來，帶妳去打獵。」

當晚，唐瑛跟隨父親站在城頭送出征的將士，唐珣腰身挺得筆直，騎在馬上率先衝出城門，他帶著一隊人馬直殺進敵營，像一把尖刀撕開了重重夜幕，也撕開了困守著白城的北夷營帳……

唐堯在城頭站了大半夜，再挪動之時，雙腿僵硬沉重猶如灌滿了鉛石，整個人都跟著晃動了一下，很快有人伸出雙手扶住了他。

唐堯低頭，對上一張淚流滿面的臉，他伸出粗礪的拇指，拭去女兒面上的淚珠，「別哭！」

「我沒有哭。」唐瑛反手抹了一把臉，卻發現自己滿手的水漬。

她陪著唐堯站到天亮，心中那一點微弱的希望隨著北夷大營裏的廝殺聲漸漸湮滅，許多年的光陰在眼前呼嘯而過。

父親總對她有愧，自責疏於照顧讓她從小沒了娘親，對她是百般寵愛，對哥哥卻是嚴格要求，讀書練武皆不可鬆懈，卻疏忽了哥哥失去母親時也才只是四歲的小小稚兒。

她永遠記得那小小稚兒在失去母親的頭一年，時常半夜摸進她的房間，在乳母震天的呼嚕聲裏握著她這嬰兒的小手，輕輕啜泣……

白城被困之後，每日都有陣亡的將士，也每日都有傷心嚎哭的婦人。

她們哭完了，擦乾眼淚，繼續奔進傷兵營照顧受傷的將士，熬煮湯藥粥飯，幫著收集武器，各家收集油料運到城下……總有無數的事情要忙，沒有太多的時間悲傷飲泣。

夜襲之事讓北夷人更加瘋狂，進入了新一輪的攻城之戰，五日之後的深夜，白城郡守樂洪竟然悄悄開了北城門，投敵叛變。

唐瑛才入睡沒多久，便被驚慌失措的丫鬟阿蓮搖醒，「小姐，城破了，快起來！」阿蓮身後還跟著偏將唐舒的女兒唐鶯，滿臉是淚的跪倒在她床前，「小瑛姊姊，我父親陣亡了……」

她七歲隨父親來到白城，年紀與唐瑛相仿，名字念起來也相同，卻不似唐瑛一般愛舞刀弄棒，而是專攻女紅廚事，時不時便送些荷包之類的小物件，或者新學的吃食點心，是個極為溫婉的女孩兒。

唐舒陣亡，家中僕人驚慌四散，她便衝進大帥府向唐瑛求助。

「大帥呢？」唐瑛好些日子沒有好生休息，今晚被唐堯硬逼著回家睡，沒想到才闔眼沒一個時辰，居然就發生了這種事情。

「大帥帶人迎敵，已經開了南城門，讓大家逃命。」

唐瑛點頭，她原本就和衣而臥，略收拾一番，提著長刀出門，院子裏已經站滿了家中眾僕，有管家趙叔、長隨張青、後園瘸腿的花匠歐叔等人，六七張強忍悲痛的臉，紛紛提刀持棍，靜等她的號令。

張青神情堅定道：「小姐，大帥肯定不會離開白城，我等一定拚死護送妳出城！」

唐瑛心有牽絆，拉過身後的唐鶯與阿蓮，「白城已破，我要去找爹爹，麻煩大家帶著她們逃命去吧。」說完翻身上馬便要往外衝。

張青紅著眼圈拉住了韁繩，死活不肯放她走，「小姐，妳是大帥最後一點骨血，我們不能看著妳去送死。少將軍已經沒了……」七尺的漢子幾乎要哭出聲。

唐瑛急切之間也顧不得這許多，只能先胡亂應下來，「你先放開韁繩，我跟你們一起走。」心中卻暗暗打定主意，只等出門之後伺機去尋找唐堯。

一行人將阿蓮唐鶯護在當間，待出得大帥府，卻發現白城已經大亂，街上到處都是奔逃的百姓，以及拚死與北夷人力戰的軍士，有人腹部中刀，跪倒在地，卻仍舊高舉著陌刀，保持著拚殺的姿勢；還有人跟北夷人抱成一團在地上滾，砍刀捲了刃便棄之不用，拳頭沒了力氣使用牙齒咬住北夷人的耳朵……

張青在前頭跑得飛快，瘸腿的歐叔跑不了這麼快，便留在後面抵擋追上來的北夷人，當唐瑛再一次回頭，眼睜睜看著歐叔被砍斷了臂膀，整個人跪倒在地，卻始終微笑著面向她離開的方向……

這一場突圍之戰打得極為慘烈，身邊的人不斷倒下去，唐瑛幾乎殺紅了眼，周圍全是廝殺的人群，斷肢殘骸和婦孺的哭聲。

她護著唐鶯與阿蓮，還有半道上遇到的許多老弱婦孺，替他們斷後，無數次回頭望，多想奇蹟發生，看到親爹那張方正嚴肅的面孔。

然而命運似乎一再看她不順眼，總要設下許多難題，前世小小年紀便被離婚的父母拋棄，丟在重男輕女的鄉下爺爺家，她咬牙苦讀，年年拿第一，在偏遠的小鎮上拿著貧困學生救濟金讀完了高中，衝進了高等學府。

大學同學享受校園生活的時候，她卻已經背著助學貸款，還要勤工儉學養活自己，等到踏足社會，還有無數辛苦的日子等著她，好不容易還完了助學貸款，卻出了車禍，睜開眼睛便換了一個世界。

何謂掌上明珠，她是做了唐堯的女兒才知道。

許是樂洪與北夷人早有勾結，故而不知何時，北夷人泰半兵力皆聚於北城門下，待得城門洞開便一鼓作氣殺入城中，誓要奪下這座南齊邊關第一重城。

唐堯見大勢已去，親自帶兵阻攔入城的北夷人，下令由俞萬清等人護送百姓從南城門突圍而出。

「末將豈能丟下大帥孤身在此？」嗓音如雷，俞萬清已至唐堯身畔，他遣了手底下數名偏將帶兵護送百姓，自己留下來與唐堯並肩禦敵。

「胡鬧！臨陣抗令可是要殺頭的！」唐堯長槍刺中一名竄過來想要砍他坐騎的北夷人，回頭怒斥。

兩人年少相識，並肩戰鬥多年，袍澤情深，熟知對方的本領，若是不顧城中百姓，無論唐堯還是俞萬清，只要帶一隊人馬拚殺出去，未必不能保得性命，以圖後續。唐堯下令俞萬清帶兵保護百姓，自己留下來斷後，拖延北夷人進城的腳步，便是留給俞萬清一線生機。

「大帥若想追究末將之罪，不如等把這些北夷狗趕出白城，末將再來領罪。」俞萬清生得人高馬大，一臉的絡腮鬍子，為人最是慷慨豪邁，被十幾人圍攻卻不見懼色，只聽得他暴吼一聲，長刀在北夷敵軍之間左劈右擋，力若千鈞，殘肢頭顱紛紛掉落，讓圍上來的北夷人心生怯意，不由自主向後退去，在兩人面前留出一塊空地。

「好刀法，俞將軍悍勇不減當年！」唐堯笑讚一聲，已知其心昭昭不可違，雙腿一夾馬腹，亦竄入敵軍之中，長槍來去如電，立時便有敵軍或胸腔被洞穿，或眼珠被扎爆，或頸部血噴如湧泉。

兩人所到之處便是一片傷亡，直駭得北夷人不住後退，被這兩位殺神給嚇破了膽。北夷帶兵入城的將領胡沙虎身形魁梧，性格更是暴戾，見手底下的兵卒竟然敢往後退，頓時氣急敗壞，接連砍翻了好幾名後退的小兵，這才止住了頹勢，又集結成隊將兩人團團圍困住。

唐瑛護送老弱婦孺出城，暗合了唐堯規劃的百姓逃跑路線，很快便有守城軍士追了上來護衛，她見唐堯等人掙得生機，再難忍耐，掉轉馬頭逆著人群便往北城門衝。

張青阻攔不及，眼睜睜看著唐瑛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之內，提著棍子趕忙追了上去，在人群中徒勞的伸臂去拉，扯開了嗓子大喊，「小姐，回來！小姐妳快回來啊！」

可惜他的聲音再洪亮，也還是被無數的呼兒喚女聲，或是孩子驚恐的哭聲淹沒。此刻的唐瑛哪管前面是刀山還是火海，一邊策馬逆行，一邊不住給自己打氣，「爹爹，你一定要等我！要等著我！」至於她奔到唐堯身邊又能如何，竟是連自己也茫然。

她不能阻止哥哥自請出征，更沒辦法勸著父親丟下百姓逃命，唐家祠堂裏「忠良勇武」的牌匾是用數代人的鮮血寫就，鐵骨錚錚不可更改。

可是她前輩子在寒涼人世孑然一身度過了二十多年光陰，好不容易換個地方重新來過，她以為那是命運對她的補償，習慣了父兄的溫暖懷抱，細語呵護，哪裏還有勇氣面對這世間的淒風冷雨？

唐瑛的視線一片模糊，她狠狠抹把臉，眼前的道路終於又清晰了，她如飛蛾撲火一般，明知奔赴的是一場無望的結局，卻義無反顧。

半道遇上小股北夷人，多年演武場上的條件反射，讓她成功一路橫衝直撞殺將過去，眼看著快到北城門了，忽然斜裏衝出一匹馬，差點與她相撞，卻在快要撞上來的同時牽住了她的馬韁。

唐瑛此時行事全憑本能，唰的一刀便砍了過去，對方沒料到她竟然下死手，差點躲閃不及，連忙喊道：「小瑛，是我！」

原來竟是俞安。

他滿面焦色，身上的血跡也不知道是北夷人的還是他自己的，一改往日沒心沒肺的模樣，兩條濃眉幾乎快要擰在一處，「妳這是要去哪兒？」

「我要去找爹爹！」聽到熟悉的聲音，唐瑛忍不住哽咽。

從小到大，俞安還從未見過唐瑛流淚的模樣，拉住了她的馬頭，才發現她長刀帶血，顯然是一路殺過來的，明明凶悍至極，偏偏面上一片水漬，浸透了那瑩潤細白的下巴，如同迷路的小狗一般可憐。

他的心頓時擰成了一團，緊拉著她的馬韁，啞聲說：「小瑛別怕，我陪著妳一起去。」

其實俞安的內心又何嘗不是惶惶然，當城破的消息傳回俞府，他先是帶著家將護送母親姊妹出城，如同唐瑛所遭遇的那樣，半道撞上護送百姓撤退的將士們，聽說父親與大帥留在北城門斷後，便猜到唐瑛恐怕不會獨自逃命，又掛心父親，便抄近路往北城門趕，可巧追上了她。

越往北城門，巷戰便愈加激烈，兩人結伴砍殺過去，好幾次都被北夷人困在小巷子裏纏鬥，明明往日騎快馬兩刻鐘的功夫就能到達的北城門，卻生生被北夷人纏住，走了一個時辰還沒到達。

起先騎著馬還能前行，後來遇上的北夷人越來越多，一時不察，坐騎被北夷人砍傷，便只能棄馬而行，眼見離北城門還有不足一里，他們已經能看見留下來殿後的守城軍與北夷人主力廝殺在一處，還能聽到守城軍的吶喊，「保護大帥！保護俞將軍！」

隔著半里的距離，他們看見黑壓壓的敵軍似要將白城的一切都吞噬，而守城軍無數次阻擋著敵軍在這座城池前進的腳步，一步步捍衛腳下的土地。

敵軍與守城軍互相撕咬纏鬥得太緊，人群太過稠密，他們看不見兩軍相接處的情形，不知道此刻俞萬清與唐堯都到了最後的關口。

俞萬清的左胳膊被胡沙虎砍斷，半邊身子都浸在鮮血之中，他反手將陌刀插入胡沙虎腹中，使盡了力氣攪動，眼看著對方不可置信的捂住了腹部，魁梧的身軀朝

後倒去，俞萬清泰山般的身軀也轟然倒塌，坐倒在地。

他喘著粗氣說：「大帥，沒能……沒能親眼看到安兒跟小瑛成親，真有點遺憾……」唐堯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裏去，他身後插著數把鋼刀，大口大口的吐血，「也……也不知道小丫頭逃出去了沒？」後背的刀傷遠遠抵不上心裏的牽掛焦慮。

兩人身先士卒殺了不少北夷人，惹惱了胡沙虎，便要手下精銳都集中攻擊他二人，車輪戰術直攻了一個時辰，周圍堆起高高一圈北夷人的屍體，他們兩人身上也帶了不少傷，更是激得胡沙虎狂性大發，親自提刀殺了過來，要領教領教南齊將帥的本領，最後卻送了性命。

隔著密密麻麻的人頭，俞安跟唐瑛也被北夷人緊緊纏了上來，有守城軍士看到他二人，便分出幾百名軍士衝殺過來保護，並且試圖挾裹二人離開北城門。

「俞小將軍，快快往南城門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」

「我父親呢？」俞安著急地問。

「我爹爹呢？」唐瑛不想離開，一意孤行要往前闖。

帶隊過來保護兩人的正是唐堯手底下一名百夫長薛岳，他身上雖有大小數十處傷口，卻依舊恪盡職守，並無後退之意，雖然深知今日大帥是萬難活著離開白城，可是面對少女般期盼的雙眼，還是忍不住撒了個善意的謊言。

「小姐快走，大帥已有妙計，定能脫困！」

唐瑛立時便領會了他的話中之意，雙目頓亮，「爹爹就在前面？」

薛岳一面揮刀砍斷了殺將過來的北夷人的一條胳膊，一邊要攔著她，「小姐，妳真的不能再往裏面闖了。」

唐瑛急了，扯開了嗓子大喊，「爹爹——」

隔著兩百尺的距離，唐堯疑心自己死前產生了幻覺，艱難的喘息著，「我……我好像聽到小瑛的聲音？」

俞萬清氣若游絲地道：「大帥你這是關心則亂……小瑛那麼機靈，肯定早就跟著突圍出去了……」

唐堯再吐出一大口血，語聲轉低，「我總覺得小瑛在哭……」

往後，還有誰能替她遮風擋雨呢？

守城軍將兩人牢牢護在中間，用血肉築起一座牢固的城牆，還有軍士含淚要替他們包紮傷口，卻因無從下手而紅了眼眶。

胡沙虎雖死，北夷人不過暫亂一時，很快便有無數的北夷人源源不斷從城門口湧進來，剩餘的守城軍士來不及傷感，更來不及去驚懼，面對多於己方幾十倍的侵略者，他們只是沉默著緊握了手中的武器，毫不猶豫的撞了上去。

而薛岳在唐瑛往前衝的同時，一個手刀劈在她後頸，等人暈了過去，他雙目蘊淚，欲將人交到俞安手上，「俞小將軍，趕緊帶著小姐走吧！」

俞安卻後退兩步，向薛岳深施一禮，「小瑛就交給您了，求您護她周全。」

他最後再看一眼心愛的姑娘，提著刀衝進了守城軍中，與他們肩並肩面對北夷人侵略的鐵蹄。

薛岳托著唐瑛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也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一個提著長棍的青年，

身上沾滿了血跡，說：「把小姐交給我。」

薛岳只覺得這青年極為面熟，好像是大帥府裏的家僕，北夷人的攻勢更猛烈了，戰事危急容不得他多做思考，便將人交到了青年手中，看著他矮身背起唐瑛匆匆往後撤，回身便加入了戰場。

第二章 扮作兄妹去京城

數日之後，唐瑛在白城附近的山中獵戶家裏徹底清醒了過來。

那日薛岳出手並不重，她被張青千辛萬苦帶出城之後就醒了，迎面撞上北夷人又是惡戰一場。

彼時張青滿身是血，已是強弩之末，若非一口氣撐著，恐怕兩個人都要葬身在城內。

唐瑛一身武功盡得唐堯真傳，平日家中陪練都是唐珏這等上戰場搏殺過的青壯兒郎，又正是悲痛欲絕之時，所過之處直如剖瓜砍菜，全然不顧自身安危。

等她帶著張青殺將出去，到得山下體力不支跪倒在地，張青才發現她已是身受重傷，不提別處的大小傷口，只腹部刀傷便能要命。

「小姐忍一忍，我帶妳進山。」

他原是獵戶家的兒子，父母早亡，靠著鄰人救濟活到六七歲，被偶爾進山打獵的唐堯所遇撿回家中，雖未簽賣身契，卻視唐堯為母世父母，為唐家人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。

唐瑛癱倒在山腳下，一點力氣也提不起來，驕陽刺目，她閉上了眼睛，啞聲說：「不必了，就到這裏吧。」

至深的悲痛原來不是聲嘶力竭的嚎啕大哭，淚流成河，而是剖骨刮心，痛不可抑，舉目茫茫間無處可訴，無人可依，只恨不能就此長眠不起。

那種萬念俱灰的神色，任是再鐵石心腸的人瞧見了也於心不忍。

張青看出她有追隨大帥與少將軍去的意思，忍著悲痛的心情勸她，「小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妳若有個三長兩短，少將軍跟大帥死不瞑目啊！」

唐瑛毫無反應，最後還是同村的獵戶偷偷下山打探城內情況，撞上了兩人，將兩人弄進深山，又採了草藥治傷。

唐瑛從進山之後便發起了高燒，一則身上有多處傷口，二則精神潰敗，人事不知下好多天就過去了。

收留她的那家獵戶還當這姑娘是張青在城裏娶的小娘子，暗暗可惜生得倒是美貌，命卻不好遇上兵亂，怕是活不過去了，私底下悄悄跟他商量喪葬之事。

聞言，張青一張臉黑成了鍋底，再三強調，「她一定會活下來的，現在不過是傷心過度罷了。」

不得不說，這麼些年習武下來，唐瑛身體素質還是很好的，高燒退去後傷口便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癒合。

半個月之後，她已經能扶著牆走出狹小的屋子，坐在大石上曬太陽了。

出城之時，張青的腿骨被砍傷，一時不能成行，怕她著急，便托獵戶王大叔悄悄下山探聽消息。

王大叔下山一趟，回來喜氣盈面，老遠就扯開了嗓子喊，「北夷人被趕走了，二皇子帶兵將城奪了回來，還派人追擊北夷人，等你們養好傷就能回城了！」

到得近前，他更是劈里啪啦說了一長串，將自己下山一趟所知所見一股腦兒倒了出來，「城破的第二天，二皇子就帶兵而來，趁著北夷人還沒站穩腳根，輕而易舉將白城奪了回來，還幫守城的將士們收斂屍骨。」

說著，他面色轉為恭肅，朝著白城方向做了個揖，「可惜唐大帥父子還有俞將軍父子，都為守城而陣亡了……聽說唐大帥留下了一位女兒，飽受驚嚇臥床不起，二皇子派人守著，還找了全城最好的大夫去替她看病。」

張青震驚的看向唐瑛——他在唐家十來年，難道連主子也會搞混？

唐瑛近來注意力大減，思維跟不上，王大叔的一長串話裏，她只聽到了父兄和俞萬清父子陣亡，腦子裏「嗡」的一聲，便什麼都聽不進去了，眼前猶如放映影片一般，從父親唐堯到兄長唐珏，還有那揚著臉傻笑的少年俞安……她張張嘴，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。

有些事情不是親眼所見，總還抱著僥倖心理，雖然已經知道了最壞的結果，還是想蒙著眼睛捂著耳朵藏在這山中小木屋，欺騙自己一切只是大夢一場。

揭破真相的那一刻，她徒勞的想要掙扎，想要痛罵這山野獵戶聽信謠言，未曾親眼所見，何以就胡亂咒人生死？

她這一暈倒便又發起燒來，嘴裏胡亂說些囈語，一時爹爹大哥的胡亂叫著，一時牙齒咬得咯咯作響，生生又病了一陣子，嚇得張青徹夜守著她，哪裏還有功夫去管那位同樣臥病在床的「唐家小姐」。

等到第一場秋雨澆下來，唐瑛才算是徹底好了，雖然身體還不能恢復到舊日水準，卻終於能沿著山路回城了。

張青的腿骨也長好了，只走路的時候微微有些跛，看得出來曾經負傷。

兩個人謝過了王大叔一家，一路沉默的下山，踏進白城時恍如隔世，守城的軍士早換了，也不知道是二皇子從哪裏調來的兵，總歸不是熟面孔。

北夷人入城之後的兩日大肆蹂躪這座北地重城，街邊不少店鋪房屋都毀於戰火，新建的房屋清漆味道都未散盡，竟已是物是人非。

大帥府倒是未曾大改，聽說北夷人攻進城之後，主帥便在此駐紮，故而唐家宅子倒是得以保全。

張青上前去敲門。

「小哥找誰？」開門的老蒼頭倒是客氣，卻眼生的很，並非唐家舊僕。

「這裏不是唐大帥府上嗎？」張青驚訝地道：「我家小姐回府，不知道老爹是哪裏派來的？」

老蒼頭抬頭上下打量他一眼，身上穿著粗布短打，遠處幾步開外的女子高瘦蒼白，也是貧家女的模樣，忍不住奇道：「你家小姐回府？」

張青見這老蒼頭不信，心中發急，生怕唐瑛心裏難過，忙道：「我家小姐是唐大帥的女兒，誰派了你在這守門，還不快叫了唐家舊僕出來？」

那老蒼頭聞言白眼一翻，「呸」的一口痰吐在張青腳下，破口大罵，「大白天說哪

裏的昏話？唐大帥陣亡，唯一的掌珠傷心欲絕病倒了，二皇子憐唐小姐無依無靠，帶著她回京了。你們莫不是窮瘋了，居然敢跑出來冒充唐小姐，看我老頭子不打死你！」

老蒼頭回身從門內拉出一把掃帚，朝著張青沒頭沒腦打了下來。

張青被老蒼頭狠打了好幾下，到底仗著年輕力壯抓住了掃帚，急得臉都白了，「你到底是哪裏冒出來的糟老頭子？不認得我家小姐就算了，小姐九死一生回到家，居然敢攔著不讓她進去？」

老蒼頭大約沒想到有人敢如此大膽，喊了一嗓子便從門內跑出來數名青衣小廝，全是陌生面孔，聽說前情呼呼喝喝就要揍張青。

張青身上挨了好幾下，還是扯著嗓子直喊，「你們到底是誰？唐家的舊僕呢？快喊他們出來……」

老蒼頭有了幫手，罵起人來更是中氣十足，「窮瘋了的騙子，明知唐家舊僕為了保護小姐都死光了，竟然還敢上門！倪二，你跑一趟衙門，讓人來捉了這對騙子去吃牢飯，省得到處行騙！」

唐瑛抬頭打量這座熟悉的府邸，那曾經是她此生最溫暖的所在，可是親人俱亡，如今不過就是一處宅子罷了，說不定進去之後觸景生情，保不齊更為傷心，不進也罷。

「張青，我們走。」

張青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「小姐——」

「我們走吧。」她率先轉身離開。

張青追了上來，但憋了一肚子氣快要爆炸，身上衣衫也被扯爛了，直恨不得上去與這幫不帶眼識人的奴才們再打一架，不過覷到唐瑛平靜的表情，他又不敢多嘴了。

兩個人在白城轉了大半日，許多熟悉的地方都已改變。

唐瑛從小以男裝示人，十五歲之後便以親衛身分跟在唐堯身邊出入軍營，便是營中不少軍士都真當她是唐大帥親衛家將，而非唐家小姐。

家裏都是糙老爺們，養個閨女也全無章法，全憑高興，唐瑛從小不喜做女紅，偶爾被丫鬟迫著縫個奇醜的荷包送給老父親，便能得唐堯滿口誇獎，若是陪老父親耍一套槍法，共飲一罈酒，就更能討他老人家歡心了。

反正她身後永遠有個傻小子俞安追著，對於女婿的人選唐大帥半點不擔心，是以養女兒養的很是隨心所欲。

天長日久，除了唐堯身邊關係親近的下屬家眷，家中眾僕，外人竟是不知唐小姐的廬山真面目。

城中普通百姓倒是知道唐府有位小姐，卻從不見她招搖過街，只當這位唐小姐乃是大家閨秀，因此就算她此刻身著女裝在城裏隨意走動，也無人識得。

兩人路過一處宅子，但見一株蒼老的杏樹從牆頭探出半根枝椏，居然未曾焚於戰火。

唐瑛站在牆下面，仰頭呆看了好一會兒，忽然輕輕說：「這棵杏樹上結的杏子最

是好吃，又甜又軟，往年俞安總會爬牆去偷摘。」

二皇子元闐收復白城之後，除了下令一隊人馬追擊潰敗的北夷軍，還做了兩件事情來收買人心。

一件是替陣亡的將士們辦了一場隆重的葬禮，官職高些如唐堯俞萬清之類的，便另立了墓碑，連同他們的兒子唐珏與俞安都在其父腳邊有了一方埋骨之所；另外一件事便是照顧唐家遺孤。

唐堯與俞萬清、俞安的屍骨倒是找到了，雖然難免有缺失，到底也還能確認是本人，順利下葬。但唐珏卻是屍骨無存，當日夜襲北夷軍營，最後屍骨被北夷人處理了，連地方都追尋不到，只能立個衣冠塚，甚至裏面放著的東西都不是他的貼身之物，而是臨時準備的一套盔甲。

唐瑛跪在他們墓前，整片山坡全是戍邊將士的墳包，密密麻麻挨挨擠擠，如同他們生前那樣親密，同食同寢，同出同入，一同征戰，最後又同眠一處。

張青就跪在她身後幾步開外，注視著少女沉默而顫抖的雙肩，慢慢伏下去，額頭緊貼著面前的土地，手指牢牢摳著唐堯的墓碑，似要將石碑摳出個洞來，最後反而摳破了手指，染紅了石碑。

他心中極為難受，可是也不知如何安慰唐瑛，只能移開目光，注視遠山之巔那飄浮的雲海，緩緩說：「我在城裏打聽了一圈，聽說當日大帥跟少將軍他們下葬的時候，那位假小姐並沒有出現在人前，說是暈在靈堂一病不起，下葬當日還起不了身，也沒人見到那位假小姐的模樣，不知道她是從哪裏冒出來的。」

靜靜跪在墓前的唐瑛將臉貼上了墓碑，牢牢抱住了那冰冷的石碑，彷彿唐堯生前抱著愛撒嬌的她一樣。

張青磕了個頭，悄然退了下來，走得遠一些了，只能遠遠看到那孤弱無助的少女小小的身影蜷縮在墓前。

風中似乎隱隱傳來哭聲，再細聽似乎又沒有了。

唐瑛拜祭過了父兄與俞萬清，最後在俞安的墓前停了下來，她蹲下身子，摸著墓碑上的字，啞聲道：「你說將來有一天，你要帶我去京城轉一圈，帶我去吃最好吃的美食，給我買最好看的衣裳……」

那嘮嘮叨叨的少年好像還在她眼前站著，滿臉笑意，那樣莽撞而熱情，像一團永遠不會熄滅的火，小時候被她暗中欺負了，轉頭抹乾眼淚又纏了上來，之後不知道被她坑了多少回，每次都記吃不記打，都不必她給個笑臉，就買了街邊小食來討好她……

她的嗓子裏好像含著砂子，每一個字都說的艱難無比，「俞安，你說話不算數。爹爹、哥哥，還有你……你們所有人都說要疼我，可是你們都騙了我，就這樣……就這樣丟下我一個人……」

「我要走了，去京裏看看。」她挺直了腰桿，立如松竹，像過去無數次唐堯教導的那樣，唐家人的骨頭都硬，哪有垮肩塌腰的道理，「唐家人的聲名不能墮！我

要去京裏看看，到底是誰敢那麼大膽冒充我！」

京城在千里之外，兩個人如今都是身無分文，唐瑛平日就沒有戴首飾的習慣，更何況還是當唐堯的親衛，身上連點脂粉味兒都沒有，當日城破的時候軍情如火，哪有功夫考慮到揣些金銀。

張青聽說她要去京城，雖然內心很支持她的想法，畢竟不能讓別人頂著小姐的名字、踩著唐家父子的屍骨攀富貴，可是一文錢難倒英雄漢，更何況是從未賺過錢的小姐。

「小姐，咱們總不能……乞討入京吧？」

唐瑛聞言蹲在街邊觀察了一番乞兒的日常生活，覺得這是一份難度較高的職業，首先要把臉皮放在地上，自己先吐口唾沫踩幾腳，然後還要做好讓所有路過的人都踩幾腳的準備，可即便如此也未必能混到一口飯吃。

「你我都不是這塊料，算了吧。」

張青小時候倒是跟各家鄉鄰討過飯，可那時候人小臉皮厚，為了吃飯也顧不得其他，後來入了唐家，多年飽食之下自尊心養回來了，再難做同樣的事情。

唐堯不願與民爭利，家中在白城連個鋪面也無，沒想到在他亡故之後，掌珠會有淪落街頭的一日。

唐瑛帶著張青在街邊轉悠了一日，最後暗進了一家外地的鏢局，兩人扮作一對兄妹，毛遂自薦要做個趟子手。

白城戰後重建，有運送藥材貨物前來販賣的商人，怕戰後遇上流民土匪，便從當地雇了鏢師押送貨物。

那鏢局的鏢師們有五六個，都是膀大腰圓的壯漢，還帶著四五個趟子手沿途供他們使喚，見這對兄妹當哥的容貌一般，妹妹竟然很是美貌，那雙眼睛冷冷瞟過來，頗有心驚之感。

領頭的總鏢頭四十出頭，下面幾個鏢師們嫌路途無聊，聽說不要工錢只管飯，便攛掇總鏢頭留下，還意有所指地道：「總鏢頭，咱們這一路上都是男人，露宿荒郊野外不方便，連個會做湯水的女人都沒有，不如留下他們兄妹倆吧。」

內中一人還暗暗使眼色，小聲嘀咕，「沒有熱湯熱水就算了，連個暖被窩的都沒有。」

戰後許多人家財付之一炬，為了生計不得不鬻兒賣女，最近人牙子生意可是好得很，這兄妹倆身無分文的想要入京尋親，路上說動做妹妹的服侍他們幾個一路，還能混些盤纏，說不得就同意了。

那妹妹雖瞧著冷冷的，保不齊美人兒是被北夷人給嚇破了膽兒，攏在爺們懷裏暖暖也就暖過來了，再不濟總鏢頭也可納她做個妾室，這一路上也有人貼身照料，他們縱然吃不到，瞧著也是賞心悅目的。

張青並沒聽到那人的汗言穢語，只當他們還真想讓唐瑛煮飯，忙道：「我妹妹並不曾下過廚，不會煮飯。」

想讓唐家小姐服侍你們，也配？

貧家女兒誰不下廚？三四歲便跟在娘親身邊打下手，稍大一點便能做一家人的飯食，不擅廚事的女兒家必是呼奴喚婢的富家小姐。

敢情這對兄妹原來還是家有恆產的？幾名鏢師互相交換個眼色，暗暗高興。

從來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簡難，貧家女兒自小吃苦，說不定能忍得一路辛苦，但富家女兒養尊處優，也許到時候都不必他們開口，這兄妹倆便攀了上來呢。

唐瑛耳力驚人，將那人不懷好意的嘀咕盡收耳中，卻不吭聲，任由張青與他們交涉。

張青本能的覺得這幾個人不對勁，可是唐瑛執意要前往京城，再想想小姐的身手，他又壯了膽氣，覺得沒什麼可怕的，連北夷人也是小姐刀下亡魂，何況這麼幾個人。

那總鏢頭瞧著面容和顏悅色，說話也是通情達理，「你們兄妹倆這是在白城遭了兵災吧？既然尋到了莫某面前，豈能見死不救，只管安心跟著車隊走，有莫某一口飯吃，必餓不著你們兄妹倆。」

張青忙向他致謝，唐瑛斂衽欲拜，卻被莫總鏢頭攔住了，「張姑娘萬不必客氣。我瞧著姑娘氣色不好，可是生了病？」

唐瑛既與張青假作兄妹，便隨了他的姓氏，掩了唇咳嗽兩聲，緩緩道：「勞總鏢頭關心，這一向都病著不能成行，拖到了現在才欲入京尋親。」

她不開口時有種病美人的楚楚風姿，一開口又是不同，一張蒼白的小臉生動了許多，眸中冷意稍減，如同風中細竹，有種說不出的堅韌風骨，連一身粗布衣衫也難掩她的綽約風姿，莫總鏢頭的眼神驟然亮了。

唐瑛與張青成功混進商隊，還與那販運貨物的商人見禮，不過是鏢局添了人，與他的商隊無涉，那年約五十的姜老闆也不甚在意，只客氣兩句便又縮回馬車去了。莫總鏢頭見唐瑛身子柔弱，雖不好再給她弄輛馬車，但讓她坐貨運的板車倒可以做得了主。

唐瑛坐上板車還是愁眉不展，萬分憂心的盯著張青的腳，悠悠說：「哥哥，你的腳還未大好，可走得了路？」

趟子手可沒那麼好的待遇，都是一路走過來的，不比幾名鏢師都騎著馬。

莫總鏢頭細瞧他，果然發現這年輕人走路有點跛，關切的問了一句，「張兄弟這腳可是受了傷？」

「北夷人攻城的時候被砍傷了骨頭，還沒養好。」

莫總鏢頭聞聽此言，立刻讓他也坐了貨運的板車，「既是傷了骨頭，張兄弟何不早說？」

他語氣熱情客氣，直如故人，換來了唐瑛感激一笑。

商隊出發之後，起先三五日還好，除了莫總鏢頭照著一日三餐派人來關照唐瑛和張青，吃食也要比別的趟子手豐盛一些之外，路途尚算平靜。

張青提著一顆心，向唐瑛討主意，「小姐，莫總鏢頭派人送來的飯，我吃著有點不安心，怎麼辦？」

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嘛，你也不必擔心。」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唐瑛豈能不知這個道理。

張青原本就是個手腳勤快的人，揣著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沒過兩日竟是連拉貨的板車也不坐了，跟著其餘幾名趟子手在前面走。

那幫趟子手都是粗人，況且都熟悉本鏢局這幾位鏢師們的德性，便取笑他不會享福。

「張兄弟何必放著眼前的福不享，跑來跟我們弟兄一起受苦？」

張青苦笑，「我們兄妹倆身無分文淪落至此，哪裏的福氣？」於唐瑛來說，家破人亡行至絕境，都與福氣不沾邊。

幾名趟子手擠眉弄眼，其中一人見眼前的小子傻不愣登不開竅，便提點他一句，「總鏢頭最是憐香惜玉，你那妹子也生得不錯，若是總鏢頭能納了你妹子，兄弟你可就不必辛苦兩條腿，能坐著高頭大馬走這一路了。」

張青臉色一變，在心中暗罵：狗娘養的，我家小姐志烈之後，何至於給個老頭子做妾！

趟子手們見他不搭腔，覺得他都窮到快乞討了，居然還這麼不識時務，便有幾分不高興。

其中一位最會逢迎莫總鏢頭與各鏢師的，便陰陽怪氣道：「女人哪個不侍候男人，侍候總鏢頭一個總好過侍候一幫鏢師吧？」

「你——」張青聽得這話越發來氣，額頭青筋暴起，握緊了拳頭，恨不得同這些滿嘴汗言穢語的爛人們打一架，可是唐瑛這一路太過艱難，他不想給她惹麻煩，只能忍下這口氣，賭氣扭頭朝後面走了。

這還不算完，趟子手們的調笑不過起了個頭，再過一兩日便有鏢師攬著張青的肩膀稱兄道弟，還說要為他的妹子保媒，做一門好親事。

張青也知道這些人不好得罪，便道：「家中親人才將將過世，妹妹哪好議親？」

「事急從權，也有熱孝底下成親的。長兄如父，你們兄妹倆連口飯都要吃不上了，難道餓死就是孝道了？但凡有你一句話，莫總鏢頭定然會好生疼惜你妹子，也總好過她一個小姑娘風餐露宿，受這等苦楚，是不是？」那鏢師回頭瞟一眼坐在板車上的唐瑛，只覺得她有一種凜然之姿，心裏更是癢癢。

他們這幫人過的都是刀口舔血的營生，指不定哪天倒楣，遇上山匪便保不住項上頭顱，故而每回平安歸來，總要在外面找個窯姐兒快活快活。

張青仍是咬死了在孝中不便議親，將這鏢師給擋了回去。

唐瑛將這一切看在眼底，休息時間找著機會問他，「這幾日這些人盡圍著你打轉，都說什麼了？」

張青怕她心裏難過，便不肯說實話，「沒說什麼，就……套套交情。」

「你我如果跟姜老闆一般富貴，這些人跑來跟你套交情我也就信了，他們如今跑來套交情，圖什麼啊？」

張青無言以對。

唐瑛面上神色淡淡，瞧不出喜怒，「他們在打我的主意？」人口買賣可是一門淵遠流長的生意。

「……他們遊說我，想讓小姐妳給莫總鏢頭做妾。」張青見瞞不下去了，只能和盤托出，接著破口大罵，「唐家的小姐給一個老頭子做妾，他們是腦殼壞了還是眼瞎了？」

唐瑛注視著眼前氣呼呼的青年，心中百感交集，這麼久以來，面上難得浮起一絲笑意，「大哥莫忘了，我現下可不是什麼唐家小姐，而是張家姑娘。」

「小姐！」張青難過極了。

「一個有點姿色的貧家女，可不就是誰都可以覬覦的嘛。」唐瑛似乎半點都不難過的樣子，「他們這是先禮後兵，你瞧著吧，才剛剛開始而已。」

第三章 夜闖帳篷一頓揍

那鏢師原以為此事能成，沒想到張青是個木頭疙瘩不開竅，回頭便一狀告到了莫總鏢頭那裏去。

「他那妹子姿色也就中上，難道他還以為奇貨可居，想帶到京裏去多賺一筆？」莫總鏢頭行走江湖已久，初見唐瑛只是覺得這小姑娘氣質不同，然而同行數日，他心中卻另有定論，「你們有沒有覺得奇怪，這兄妹倆長得一點也不像。」

「那有什麼，許是一個隨爹，一個隨娘了。」

莫總鏢頭搖頭，將粗瓷陶碗裏的半碗濁酒一飲而盡，目光追隨著方才離開營地一會又回來的兄妹，意有所指地道：「你們再看，這做妹子的神情自若走在前面，做兄長的卻落後一步走在妹子身後，而且說話的神態……是不是很恭敬？」

經他提點，圍坐在他身邊的幾名鏢師頓時反應過來。

「我就說嘛，總覺得哪裏不對，這兩人不似兄妹，倒好似主僕。」

「對對，還是總鏢頭眼利，遠遠看去還真像那麼回事。」

大戶人家的小姐出門，身邊總有僕從跟隨，張青在唐家十多年，在唐瑛面前恭敬已經成了習慣，哪怕扮作兄妹，初初相見還能糊弄過去，但相處日久便露出馬腳了。

保媒的鏢師恍然大悟，「不怪那張青堅決拒絕親事，原來他根本作不了主啊！」他心氣兒稍微順了點。

莫總鏢頭轉動著手中的酒碗，玩味一笑，「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女，身邊跟著個年輕的僕從，忠不忠心……還是兩說。」

從那日開始，便時不時有鏢師在外宿營的時候講些沿途各大城池重鎮的繁華景象，講那些姐兒如何溫柔多情，講那些官宦富家如何會享受，也講許多窮家小子發跡的勵志故事，其中不乏許多見不得人的手段。

不過張青看起來甚是木訥，你講的時候他也聽著，但若是讓他發表高論，便化身正義使者，指出那些窮小子的道德瑕疵，大加批判，「那老丈於他有恩，他怎麼能騙那老丈的棺材本呢？簡直畜牲不如！」

負責講故事的鏢師覺得心累，這是哪家邊城富戶調教出來的不開竅蠢貨啊？

那鏢師咬了咬牙，反駁道：「話不是這麼說，若沒有拿到那老丈的銀子，他一個窮家小子也不能賺到大錢。再說等他發跡之後，不是親自去那老丈墳上賠禮了嗎？」

張青撇嘴，「人都被他給活活氣死了，賠禮有用嗎？像這種騙子就應該扭送衙門，省得以後有錢了更是為禍一方！」

鏢師被懟得說不出話來。

張青其人頑固如石，數日洗腦下不但沒將他腦子裏的陳年泥垢給洗乾淨，反倒好幾次讓那鏢師幾欲吐血，他還回過頭勸那鏢師，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還是少做虧心事，不然活著心難安，死了也要被閻王小鬼丟油鍋裏炸。」

張青雖被唐府的嚴明法制長期薰染，但偶爾也會露出一點鄉下獵戶家孩子從小聽過的神神叨叨事蹟。

如此反覆便是半個月過去了，其間莫總鏢頭依舊態度和藹，早晚對唐瑛噓寒問暖，食宿周到。

唐瑛來者不拒，對他態度卻依舊疏離客氣，且執晚輩禮，直讓莫總鏢頭心頭鬱鬱。這兩人還真像一家子出來的，都沒有一點要開竅的樣子。

商隊早晚趕路，時常錯過宿頭，好幾日露宿野外，莫總鏢頭早早派人分給唐瑛一頂小帳篷。

張青夜間要守在她帳篷之外，其餘的趟子手便要拖了他去休息，「咱們這麼多人，難道還守不住你妹子一個人，讓她被狼叨了去不成？」

「我妹妹膽子小，我守在外面她也好睡得安生些。」

幾名趟子手非要拉了張青走，「我說張兄弟，你看看這周圍，莫總鏢頭好心，給你妹子的帳篷挑的都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前前後後都有好幾頂帳篷的，你也別擔心了。」

張青仍舊不放心，最後還是唐瑛開口讓他不必擔心，跟著去歇息，張青才跟著這幾個人走了。

同行十幾日，唐瑛每日都與張青計算離京城還有多遠，對鏢局的舉動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圖個相安無事。

這晚又錯過了宿頭，不得不留宿野外，唐瑛照舊住在小帳篷裏，張青也照舊被幾個趟子手拖走，兩人都習以為常了。

她的帳篷不遠處便是莫總鏢頭與另外兩名鏢師，以及姜老闆的帳篷，再往外才是隨行人員，更遠處還有外間巡夜值守的人在紮營的地方走動，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

唐瑛近來每日休養精神，倒比初離開白城時面上又多了兩分血色，她白天在板車上靠著貨物打盹，近來睡眠過飽，晚上又輾轉想到舊事，睡得不甚踏實，正昏昏沉沉之際，似乎聽到有人行走踏過草葉的聲音，雖然極是輕微，卻讓她瞬間驚醒了。

練武之人聽力本就異於常人，況且她警覺性也不低，閉著眼睛在心裏細聽，那腳步聲竟是越來越近，而且來人似乎故意放輕了腳步，如果她睡得稍微沉一點，大

約也只會當是外面秋風瑟瑟，吹動草葉，醒都醒不過來。

她摸黑去摸小腿上綁著的匕首，那是父親唐堯在她十二歲時候送她的生辰禮物，這些年從不離身。

中秋才過，原本應該是皓月當空，卻因天色混沌而遮蓋了清霜銀輝，風過樹梢，帳篷外面黑影幢幢，說不出的陰森恐怖。

遠處巡夜的幾名趙子手縮著脖子，找了一處背風的地方靠著取暖，目光偶爾在營地裏掃一圈，坐著瞎聊。

「這天可是越來越冷了，走完這趟鏢，哥幾個就可以好生歇歇了，說不定等回去還能喝一杯總鏢頭的喜酒呢。」

有人小聲反駁，「也不一定吧？張青不是拒絕了嗎？」

同伴笑道：「這你就不懂了吧，總鏢頭能看上那逃難的丫頭是她命好，她歡歡喜喜同意了便是她識趣，若是惹惱了總鏢頭，嘿嘿……恐怕只能當個通房丫頭嘍。」

幾個人嘻嘻哈哈，小聲議論著莫總鏢頭的私事，也不曾注意到營地裏的動靜。

那偷偷摸摸的人終於停在了唐瑛帳篷門口，甚至還把耳朵貼在篷布上，大約是想要聽聽裏面的動靜，卻什麼也沒聽到。

唐瑛放平了呼吸，脫了襪子光著腳，悄無聲息地站在了門口。

外面的人放心掀開簾子，才探頭鑽進帳篷，沒走兩步腳下就被絆了個踉蹌，也不知道那丫頭都在地上放了些什麼。

他朝前一撲，還想著壞了，這一下怕不是要撲醒那丫頭，沒想到還未落到地上，便被人一膝蓋頂在了腹部，張嘴欲叫，嘴裏便被塞了一團襪子，緊跟著腰間挨了重重一擊，他便如一隻離岸的魚般在帳篷裏直打滾，五臟六腑都移了位，胃裏翻江倒海，要命的還是後腰處，疼得半天爬不起來。

動手的人似乎也不準備給他爬起來的機會，按著他照頭臉往死裏揍，直揍得他想要哭爹喊娘，卻只能徒勞的發出幾個模糊不清的音節——嘴裏塞著也不知道有多久沒洗過的臭襪子，折磨也是不輕。

這座帳篷委實不大，鋪了被褥就只剩下落腳的地方了，卻也不妨礙唐瑛盡興打人，那狹小的帳篷輕晃著，從外面看那曖昧的聲音及動靜便讓人忍不住浮想聯翩。十步開外的草叢裏趴著兩個人，被小帳篷裏的動靜驚得目瞪口呆。

「這這……」

「總鏢頭讓耿明去嚇唬嚇唬張姑娘，等張姑娘尖叫起來，總鏢頭就過去英雄救美，他怎麼……」自己先快活上了？

「可是張姑娘沒叫啊……咱們到底要不要請總鏢頭過來？」

「要不先別請？請過來咋收場啊？」

「耿明這小子，膽子也太大了，居然連總鏢頭的人都敢搶！」

兩人感歎一番，趴在草叢裏繼續觀察。

大約半個時辰以後，帳篷總算被人從裏面掀開了，緊跟著有個東西被扔了出來，落到地上便忍不住痛叫出聲。

兩人聽這聲氣兒怎麼有點不太對勁，也顧不得藏著掖著了，趕忙跑了過去湊近細

瞧，眼前這人是誰啊？

一張臉早被打得面目全非，腫成了豬頭，閉著眼睛躺在地上直哼哼，從身形看是個男人，可是從臉上卻找不到半點耿明的影子。

「耿……耿明？」放風的其中一人顫聲問。

耿明哼哼兩聲，差點哭出來，「救命啊！我要找總鏢頭作主……」

放風的兩人面面相覷，覺得不可置信，「耿明，你總不會是被張姑娘打的吧？」

那小姑娘瞧著柳枝兒似的纖弱，面色蒼白一臉病容，連說話的聲氣兒都不高，能將人高馬大的耿明打成這副模樣？

同伴不信，「怎麼可能？就張姑娘那小身板兒，能把耿明打成這樣？她帳篷裏是不是藏著野男人？」

一身是傷的耿明覺得這兩人說的大有道理，連連點頭，「那力道就像個壯年漢子，我要去見總鏢頭。」

他心裏已經把此行的同伴們懷疑了一遍，暗想是否平日得罪了哪個，接近張姑娘的好康被暗中搶了先不說，他還無故挨了黑拳。

那兩人不敢拖延，攙扶著耿明就往莫總鏢頭的帳篷裏去了。

莫總鏢頭原本就和衣而臥，帳篷裏很快亮起了燈，轉頭見到耿明跟見了鬼似的，「……這誰啊？」

耿明前門牙被打掉了兩顆，說話走風漏氣，帶著哭腔撲過去抱住了莫總鏢頭的腿，「總鏢頭，你可得為我作主啊！張姑娘帳篷裏肯定藏著個野男人，瞧把我給打的……」

莫總鏢頭聽到此話，臉色頓時黑如鍋底，「誰敢摸進張姑娘的帳篷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耿明實話實說，「只知道拳腳功夫不弱，瞧把我給打的。」

他試著想站起來，沒想到腰疼得使不上力，只能繼續趴在那兒。

莫總鏢頭表面瞧著和氣，其實性格十分霸道，他瞧中的小姑娘竟然被別人占先，這就令人十分生氣了。「你確信有人摸進了張姑娘的帳篷？」

「總鏢頭，你看看我這身傷，能假得了嗎？」

莫總鏢頭被憤怒沖昏了頭，也顧不得細究這裏面的蹊蹺，大張旗鼓帶了人去唐瑛帳篷門口堵人。

唐瑛盤膝坐在被褥上，聽著外面吵吵嚷嚷的聲音，還有越來越近的火把，很快便到了她的帳篷門口，臉上露出冷笑。

外面的夜風一吹，莫總鏢頭便清醒了幾分，心裏又開始嘀咕，鏢局裏沒人這麼大膽，敢搶他碗裏的食物，難道……是姜老闆身邊的人？

商隊裏可不僅是鏢局的人，護送的主家姜老闆身邊也帶著幾個好手，只因押送的貨物比較貴重，近來路上又不太平，故而雇了鏢師。

不管是誰的人，敢先他一步，莫總鏢頭這口氣是無論如何也嚥不下去的！

「張姑娘，妳沒事兒吧？」莫總鏢頭揚聲對著帳篷喊。

帳篷很快被人從裏面掀開，唐瑛散著頭髮披衣而出，還捂嘴打了個小小的哈欠，不解道：「莫總鏢頭可是有事？」

那帳篷很是狹小，在火把的映照之下，簾子掀起來裏面便一目了然，凌亂的被褥還堆在旁邊，除了她之外再無旁人。

莫總鏢頭眼神陰鷲，難道是那賊子打完人就逃脫了？

「我聽說張姑娘的帳篷裏進了賊人，怕姑娘受到驚嚇，所以特意趕來看看。」

「賊人？哪裏來的賊人？」唐瑛一臉茫然，似乎這時才反應過來，連忙四處找人，

「我哥哥呢？」

恰在此時，張青趕了過來。

他每夜心懸唐瑛，睡得並不踏實，聽說營地裏鬧賊，連鞋子都顧不上穿便跑了過來，此刻見莫總鏢頭帶人站在唐瑛帳篷前面，連忙衝過去護在她面前，「怎麼了怎麼了？」

唐瑛往他身後一縮，語聲驚惶，拉著他的袖子不放。「哥哥，莫總鏢頭說營地裏進了賊人，我害怕，你陪著我好不好？」

「妹妹別怕，哥哥在這兒呢，還有莫總鏢頭，沒人敢來害妳。」

「哥哥你別走！」

莫總鏢頭見張姑娘拉著張青的袖子不放，低頭縮在他身後，一頭濃髮遮住了半張臉頰，只露出如玉般小巧的下巴，心裏總覺得哪裏不對，沉聲問道：「張姑娘，妳真沒見過賊人進妳的帳篷？」

「是誰說有賊人進了我帳篷的？莫總鏢頭，有人親眼所見？」

耿明被人攙扶著來看賊子的真面目，見唐瑛抵死不認，還想賴過去，那他這頓打豈不是白挨了，氣憤之下脫口而出，「我見到了！那賊人不但進了張姑娘的帳篷，還把我打成了這副模樣，妳休得抵賴！」

「又不是我把你打成這樣，有什麼可抵賴的？你若不信，盡可拆了這帳篷來找。」

唐瑛高高掀起了簾子，讓外面圍觀的人都親眼瞧一瞧。

營地裏不安生，姜老闆手底下的人也被吵醒了，忙忙去回了他。

「進了賊人？」姜老闆大吃一驚，「這可不是小事兒，帶上我們的人燃起火把搜，可不能讓賊人跑了！」

這邊官司還未斷出眉目，姜老闆就帶著隨從們趕了過來，恰逢唐瑛掀起簾子讓耿明搜人，他並不清楚內中情由，皺著眉頭跟莫總鏢頭商量，「營地裏進了賊人，怎麼會都圍著張姑娘的帳篷？你看那帳篷小得只容一個人臥倒，就算是進得去也藏不下啊。」

唐瑛為證清白，還拉著張青往旁邊挪開幾步，讓大家更能瞧得清，小小的帳篷裏面的確再無他人。

莫總鏢頭心裏暗罵耿明蠢，又不能跟姜老闆說明緣由，只能打馬虎眼，「也許是耿明看岔了也說不定。」他想等大家都散了之後再暗暗查訪。

耿明挨了一頓胖揍，全身都不舒坦，又被莫總鏢頭否定，當下就急了，嚷嚷道：

「我怎麼會看岔？那賊人就是在張姑娘的帳篷裏打了我！」

「你黑天半夜不睡覺，跑到我帳篷裏做什麼？」唐瑛幽幽地道。

此話一出，在場眾人面色各異。

「我……我聽到姑娘帳篷裏有人說話，過來看看！」耿明被打成了豬頭，腦子卻也有靈光的時候，轉瞬間就想到了藉口。

可惜姜老闆身邊的隨從與鏢隊的人很熟，每晚也有派人值夜，與鏢隊的輪值人員都會有交接，其中一名耿直的隨從很是疑惑地道：「可今晚不是耿鏢師值夜啊。」張青此刻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肯定是姓耿的想要占小姐的便宜，沒想到卻被收拾了，於是汗巖小姐帳篷裏有男人。

他氣得握緊了拳頭，厲聲喝道：「姓耿的，你也太欺負人了吧？」

耿明進帳篷之前的確是存著欺負唐瑛的心思，想趁黑占點小便宜之類，沒想到卻反吃了大虧，指著自己的豬頭臉，「我……我欺負人？我都被打成這樣了，哪還欺負人？」

「你咋不問問自己妹子帳篷裏為何藏著野男人？還是打完人就跑的孬種。」他一口咬定那野男人打完人就跑了，不相信這病弱的姑娘能把他打成這副樣子。

唐瑛拉著張青的袖子哽咽道：「哥哥，這個人汗巖我的清白，我不活了！你找把刀來，讓妹妹抹了脖子算了！」

她從小跳脫，打架坑人是熟手，唯獨哭得淚盈盈，做出小白花模樣太挑戰演技，能做到聽起來語聲哽咽，已經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張青不負唐瑛的演技，憤憤道：「我們兄妹倆托庇於莫總鏢頭名下，是聽說總鏢頭仁義豪俠，可是這姓耿的口口聲聲汗巖我妹子清白，讓她起了輕生的念頭，我做兄長的也不能不顧妹子的死活。總鏢頭大義，我們兄妹倆以後有機會一定回報，但請恕我們兄妹倆現在就告辭！」

見張青執意要帶著妹妹離開，難得姜老闆起了惻隱之心，連忙道：「營裏正鬧賊，也不安生，你帶著妹子大半夜能去哪？還是留下來吧。」

他又與莫總鏢頭商議，「既然營裏偷進了賊人，不如先捉賊人，再論別的？」

張青氣不過，「恐怕是賊喊捉賊吧？」

一句話讓半天搞不清楚狀況的姜老闆豁然開朗，大半夜被吵起來，沒想到卻是這麼一樁破事兒，他既同情張姑娘的遭遇，也對耿明的行為感到不齒，便說了句公道話，「莫總鏢頭，耿鏢師若是對張姑娘有意，大可等到回去請了媒人上門提親，何必大半夜害人清白，攪鬧得大家都不安生。」

莫總鏢頭在女色上頭雖然無顧忌，押鏢還是很靠譜的，況且他也並不是什麼人的主意都敢打的，今日唐瑛若是姜老闆家中女眷，他自然不敢這麼肆無忌憚，恐怕連肖想都不會。

比起女色，他更為注重鏢局的口碑，但誰讓唐瑛和張青太過貧窮卑微呢？

戰後最不值錢的就是婦孺孩童，一個頗有些姿色的小姑娘在人牙子手裏也就是兩斗糧食的價格，換了家中嚼用，再被人牙子轉手賣進窯子，那送往迎來的營生可不好幹，若真是跟了他，那還是唐瑛的福氣呢。

他心裏懷著拯救這貧家女的念頭，既能美人在懷又能博得她的感激，待到她做了自己的女人，在閨房之內講起兩人相遇的這段往事，豈不更添情誼？

故而這次莫總鏢頭做事情還算迂迴委婉，自己可以全身而退，還能在姜老闆面前

維持體面。

他心下有了計較，轉頭狠踹了耿明一腳，「混帳東西，大半夜亂跑什麼，睡懵頭了吧？不知道在哪邊磕破了頭，摔成這副德性，還要賴給張姑娘。你不要臉，難道還想讓張姑娘無法做人？還不趕緊去向張姑娘賠罪！」

耿明毫無防備之下被踹了個踉蹌，回身剛想說「不是總鏢頭你暗示我鑽張姑娘的帳篷嚇唬嚇唬她的嗎」，但觸及莫總鏢頭陰鷙的眼神，嚇得到嘴邊的話一句也不敢說，連忙服了軟。

「張姑娘對不住，我肯定是睡糊塗，走錯了帳篷，方才也不知道闖進哪個兄弟的帳篷被打，混賴成姑娘的帳篷，都是我豬油蒙了心，對姑娘起了不該起的心思，這才說了混帳話，姑娘千萬別輕生，都是耿某的錯！」

唐瑛拽著張青的胳膊不撒手，語聲怯怯，「哥哥你別走，我害怕。」

出了這等事情，她一個小姑娘單獨住一個帳篷自然是害怕的，姜老闆瞧瞧膀大腰圓的耿明，再看看那單薄的幾乎要隱身在兄長身後的小姑娘，心道出門在外，就當積德行善了。

於是他說：「姑娘若是不嫌棄，我那裏能騰出一個大些的帳篷，倒是容得下你們兄妹倆過夜。」

「多謝姜老闆，我這就帶著妹子過去。」他將唐瑛護在身邊，逕自跟著姜老闆去了，路過莫總鏢頭的時候還意有所指，「莫總鏢頭還是管管姓耿的吧！」

莫總鏢頭氣得鼻子都差點歪了。

耿明冤啊！他不過是總鏢頭派去打個前哨充一回惡人的，說不得事成之後還能得總鏢頭以媒人相待，沒想到不但被揍成個豬頭三，還在人前大大的沒臉，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

等到所有人都散了，他跟著莫總鏢頭回去，還是百思不得其解，「總鏢頭，張姑娘那帳篷裏藏著的到底是誰？」

這也是莫總鏢頭關心的問題，昏黃的燈光照亮了他一邊慈善的面孔，另外一邊臉頰卻是深濃的一片陰影，他沉沉道：「給我盯緊了那丫頭，看看她跟哪個野男人鑽到一處去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忽又懊惱，她如今跟兄長住在一個帳篷裏，那野男人怎會再去？自己竟是小瞧了她，原來是個浪蹄子！

「我一定替總鏢頭盯緊了那丫頭！」耿明小心賠笑，生怕總鏢頭找他麻煩。

莫總鏢頭圖這丫頭姿色，卻也不是非要納她進門不可，既然她都有了野男人，進門之事便只能作罷，他面上浮起一絲陰冷笑意，「你盯緊了她，等我嘗過之後，也讓她侍候你一回，也不枉你為了她挨了一頓打。」

「謝總鏢頭！」耿明喜不自勝，頂著豬頭臉高興的走了。